

情遇張愛玲——《同學少年都不賤》中知識女青年的同性愛再現與婆敘事體¹

陳鈺欣

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yuxinchen.srscs93g@nctu.edu.tw

又是一個秋天，南風將要轉向，夜裡透來一陣沁涼。也是這樣一個秋天，六色繽紛的台灣同志大遊行正緊鑼密鼓地籌備著。許佑生與葛瑞的公開婚禮走過十年，台灣同志運動歷經首度公開現身、街頭倡議逐漸轉向組織深化，二〇〇六年將以「一同去家遊」的集體婚禮訴諸同志伴侶結婚權。同在其家，一介書生，正在窗前默默「閱讀張愛玲」。

《傾城之戀》裡的亂世浮生，成全了白流蘇的婚姻算計。難得情場浪子范柳原也曾發自肺腑：「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得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作得了主似的。」地老天荒的城牆轉瞬崩毀，國家法令支持的婚姻體制卻無堅不摧。人確實是多麼小。「執子之手，與子協老」也是許許多多同志的夢，一場幻夢；在婚姻上作不了主，更是華人同志一致感同身受的痛，沈痛。作為台灣同志研究 T 研究生，遭罹婚姻體制不僅是於法無份，更是內裏糾結翻騰；透過閱讀張愛玲，我卻是痛徹心扉地體悟理解了婚姻，以及畢生與之折衝抗衡的女人們——無論其與婚姻貼切結合與否。因之閱讀張愛玲，不只是閱讀一位冷眼看透世情的女性作家如何娓娓道來筆下人生，更是讀出婚姻生產線上一群群女結婚

¹本文初始構想感謝正牌張迷王穎同學的專業提供。英文版初稿 'Schoolgirl Romance and Female Same-Sex Love in Eileen Chang's Tongxue shaonian dou bujian: toward a Tortured and Tortuous Po's Narrative' 宣讀於「第一屆亞洲酷兒研究國際研討會」。這篇短文承蒙多位老師指導：白瑞梅老師在文學上的專業引導我朝向敘事體分析；丁乃非老師不厭其煩地教導我論文寫作上的結構安排；馬嘉蘭老師深入淺出的理論教學、旁徵博引，令學生嘆為觀止；劉人鵬、朱偉誠老師不但給予細心的閱讀與建議，更在生活上多所助力；馬克夢老師日以繼夜研習史籍的漢學家風範，實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其於演講教學循循然善誘，宛若春風；學生有幸能親炙國內外性學研究專家，更要感謝指導教授蔣淑貞老師對我全然的信任與支持。這篇文章的完成有賴台灣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趙瑞安同學在英文上的協力；本所——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陳依諾同學（陳佩甄）多次煙霧瀰漫中的同志研究二人讀書會，劉佳旻、林君黛對於教會女子中學校園記憶的討論；以及大學同學兼多年好友歐陽卓瑛在中文書寫上的指正。寫作過程裡動情不忍、無可依訴的日子裡，感謝神的悲憫與慈愛常在。

員奮勇力搏的分分不容易：精明算計的白流蘇、腥辣性感的紅玫瑰嬌蕊、淒情慘苦的顧曼楨，也有反之自願為妓的女大學生薇龍，甚或短篇〈等〉裡，弟妹多卻苦無夫家願娶，終被逼得怨毒的龐家大姊阿芳……。分分不容易，終是掩卷嘆息，不忍卒睹。

張愛玲身後，皇冠出版社決意發表其生前未公開遺作《同學少年都不賤》（以下簡稱《同》）。《同》文描寫三〇年代上海教會中學同性愛，誠然縫開了廣大張學研究的間隙，使得同志研究得以涉入，進行政治閱讀；但作為後起之張迷，閱讀作者如此誠實白描、既飽含自傳色彩又深入自剖的作品，常此停筆，不住痛惜。與其閱讀，不如情遇；看似分析，實為致敬。小虹老師曾在〈戀物張愛玲〉中借用 Toril Moi 迴避「傳記 VS 文本」二元對立的方法，來帶出個個張迷心中「未曾終始的文本」，使得主體性與文本性得以相互疊合，再現為跨越時空讀者群共同形塑的文化脈絡文本。承接此法，我亦將著重文本中的敘事分析與形象再現，來情遇《同》中長達四十年不為人知的同性愛戀與婚姻體制間的糾結纏繞，向永遠的張愛玲致敬。

文本閱讀上，我將政治性地借用澳洲同志研究學者馬嘉蘭的T／婆次性別（secondary gender）²概念進行酷兒歪讀（queer reading）——T婆是內蘊於女同性愛文化中的慾望對位，因應慾望語言而生——將《同》中主角趙珏與恩娟讀為婆，將兩人分別愛戀的赫素容與芷琪讀為T以帶出（bring out）文本中慾望流動的女同性戀關係，是在台灣張學學者周芬伶所論同性浪漫愛上更進一步，更迥異於中國張學學者陳子善所認定的純粹友誼。本文理論架構援引馬嘉蘭針對華文校園女子羅曼史文本再現進行的「女同性愛形構分析」，台灣罔兩研究學者丁乃非、劉人鵬則提出「階序中的含蓄美學暴力」，據此析論《同》文本再現的中國三〇年代「知識女青年女同性愛文化」。我把《同》讀成一個飽受內心煎熬的婆（趙珏）的人生過往回憶，將其視為再現的現代中國知識女青年形象：天資聰穎過人且身處文化階序高位、爭取個人獨立自由被類歸為違反婚姻體制的敗德，囿限困苦於階序內蘊的含蓄暴力之下，終究是落得無法言語的彘扭與妒恨，飽受煎熬卻只能默默獨自承受。

²在討論台灣九〇年代女同志次文化時，馬嘉蘭借用了以研究女同志小說《寂寞之井》聞名的同志理論家 Esther Newton 所使用“secondary gender”一詞，指稱特殊的女同志文化中用以傳達慾望對應、互動的次性別，是次於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Esther Newton 則是獲益於另一位同志理論家 Jennifer Robertson 析論日本寶塚劇團的專書 Takarazuka theatre。借用 T 婆語彙進行政治閱讀，並非以今論古，而是試圖藉此慾望對位喚出華文脈絡中的女同志次文化。

接在《同》文本閱讀之後，我將更進一步討論《同》文本的情愛敘事結構與張愛玲的婆敘事體。馬來西亞籍張學學者林幸謙將張愛玲的書寫模式視為特殊的女性書寫，是放在男／女二元對立的範疇下，強調在五四以降，啓蒙、國族論述高舉的反傳統文化運動中的邊緣女性聲音。承此，我將更精確定義此女性書寫在文學傳統上接續才子佳人小說、置身於中國特有、至今仍殘存的一夫多妻文化想像之中。美國漢學家馬克夢對清代人情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進行系統性研究後發現：才子佳人小說中一對一、男女氣質均等的浪漫愛關係，可視為對一夫多妻文化霸權的抵抗，其代價是「以情易色」。以此觀之，《同》文本中的 T 婆女同性愛再現宛若才子佳人，其間長存的浪漫愛並非本質，而是敘事結構使然。為釐清此複雜糾纏關連，我將援引馬嘉蘭稱為「回憶模式」的知識女青年婆敘事體，更進一步析論《同》中話說從頭的懷舊書寫、含蓄卻力道深刻的參差對照筆法，試圖喚出編織構成〈同學少年都不賤〉的婆敘事體：看似身處婚姻體制，實則頻頻逸出其外，神遊情慾場。張愛玲的婆敘事體受困於中國表面聖王道德、內裡一夫多妻的性相結構，以致壓抑變形成為含蓄書寫，或多所託喻、以食喻色：與其直接坦露小說主角的濃烈情感，她寧可是幽微的、透過對物件的細節描述，參差對照出物微情長。關於同性愛的語彙則從未脫口而出，成為內心巨大的創傷，自我鞭笞、屢屢回顧，永難忘懷。

《同學少年都不賤》：本事

《同》採第三人稱全知觀點起文，主角趙珏，場景與時間設定在美國七〇年代的某一個下午，幼時好友恩娟即將來訪，趙珏匆忙準備，一時多少往事如臨在前，回憶起兩人自幼及長、跨越三〇年代至七〇年代親密但交織著嫉妒、私下較勁的女性友誼。兩個女人一同走過青春與浮華滄桑，暗自點數身世仍是論婚談嫁：恩娟如今貴為美國內閣首長夫人，境遇懸殊，趙珏映照自身不免百般滋味上心頭。相交結識，起於上海三〇年代教會中學就讀：趙珏矮小瘦弱蒼白、敏感細緻且情感豐富、來自內地，不擅上海話；恩娟父親從商幼年喪母，身材圓通、面容普通卻個性開朗，兩人在好比身家排場的寄宿教會中學相伴相依，結為好友。中學時期，羞澀寡言、對性的意識相當早熟的趙珏與文武雙全的左派女知青赫素容曖昧相戀，最終因為對同性戀禁忌的內在恐懼，無疾而終。恩娟生性勇於表達，癡迷於擅舞蹈與運動的芷

琪，芷琪卻常親近趙珏，翻起恩娟醋意無限。三〇年代教會中學的同性戀情再瘋魔，仍是逃不出婚姻體制，及至畢業入大學，恩娟已打著婚姻市場的算盤，恩娟與芷琪都無可選擇地進入了異性戀婚姻。反觀趙珏雖迴避了同性情感禁忌，又踏入獨立女子的另一樁險境：逃婚、跑單幫、戀而不婚，一時流言蜚語甚囂塵上。恩娟選擇嫁給當時避難中國移民的猶太人，在現代的、西方婚姻體制保障下正正當當地作一個一夫一妻的女人；趙珏卻處在中國傳統一夫多妻的文化想像與實質之中，若無權謀成爲名正言順的正房大妻，對於情人崔相逸的情事只能不相聞問。恩娟與趙珏，漸如良家婦女與私戶娼妓般分道隔閡，漸行漸遠：

她（已婚的恩娟）對趙珏與前判若兩人的事不置一詞，趙珏知道她一定是聽見儀貞說趙珏跑單幫認識了一個高麗浪人，戰後還一度謠傳她要下海作舞女了。
〔……〕趙珏笑道：「崔相逸的事，我完全是中世紀的浪漫主義。他有好些事我也都不想知道。」恩娟也像是不經意的問了聲：「他結過婚沒有？」「在高麗結過婚。」頓了頓又笑道：「我覺得感情不應當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結果。」（同：29-31）

最終在美國再聚首時，恩娟已意外搏扶搖直上，貴爲內閣首長夫人。在婚姻與經濟雙重體制中依附他人的弱勢女子，三言兩語不免還是比穿著打扮、比身家、比歸宿，縱有多年情誼亦如落花水流。趙珏窘迫羞憤地無地自容，言談間可相比的微薄資本，僅剩迴避提起的中學同性戀情，敘事體亦在此上演一段精彩交鋒、暗自較勁：

恩娟道：「芷琪也沒出來。」〔……〕「嫁了她哥哥那朋友，那人不好，」恩娟喃喃的說。她扮了個恨毒的鬼臉。「都是她哥哥。」又沉著嗓子拖長了聲音鄭重道：「她那麼聰明，真可惜了。」說著幾乎淚下。趙珏自己也不懂爲什麼這麼震動。難道她一直不知道恩娟喜歡芷琪？芷琪不是鬧同性戀愛的人——就算是同性戀，時至今日，尤其在美國，還有什麼好駭異的？何況是她們從前那種天真的單戀（同：56-57）。

盛氣凌人的恩娟在言談間唯一吐露的低迴心聲、趙珏的震驚，均是敘事體埋下的伏筆，徒然用以映襯趙珏的「唯一勝利」：相對於恩娟委屈求全、爲求經濟依靠而算計婚姻，落得對中學

時期同性戀情依然念念不忘，與丈夫看似美滿實為事業伙伴；趙珏自詡行事明快、敢愛敢恨，對過往毫無戀棧，在經濟與感情均是不依靠他人、不受羈絆的自由人：

隔得相當遠，沒打招呼，但是她（趙珏）知道赫素容也看見了她。她完全漠然。固然那時收到那封信已經非常反感，但是那與淡漠不同。與男子戀愛過了才沖洗得乾乾淨淨，一點痕跡都不留。難道恩娟一輩子都沒戀愛過？是的。她不是不終於丈夫的人（同：59）。

將此文本詮釋置放於後五四知識女青年脈絡下，即便獲得受教權利，在經濟與繼承上仍須倚靠男性，因此「異性戀」不但是一種預設，也必須指向扎扎實實的經濟生活，或是可藉此獲取名聲與地位，這仍不脫張小虹所論張愛玲小說中「女結婚員」們對物質生活的斤斤計較與自我商品化，如《鴻鑾禧》裡的玉清、《金鎖記》裡的七巧、《連環套》中的霓喜、《花凋》中的川嫦…等：

在這種“女人商品化”的弔詭邏輯與如履薄冰，不得閃失的情場兇險中，張愛玲筆下一群群的女人便義無反顧地投身婚姻交易市場，紅粉戰戰兢兢、佳人庸碌一生（1999: 118）。

張愛玲小說一貫地交織著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辯證，最終趙珏用以“擊敗”恩娟在婚姻上過於膨脹的自信心的，依然是作為五四精神指標的「自由戀愛」語彙。此一語彙使用正是貫穿全篇異／同之辨的重點之一，容後詳論。

《同》文本於二〇〇四年以台灣與中國同步發行之姿炒熱書市，旋即引發關於此書真偽的辯論。文化記者在網路報紙上指稱《同學少年都不賤》為偽作的理由之一，是小說中對於同性情慾的描寫過於露骨（田凌志，2004）。《同》的同性愛描寫，在台灣的張學研究社群中乏人問津，遲至二〇〇五年五月周芬伶打破沈默略為討論，並舉張愛玲少作〈不幸的她〉同為「同性愛」題材作品，閱讀文本時選取《同》再現中學女生在曼陀羅小徑上「拖朋友」場景，強調同性的浪漫愛面向。相同的作品，在以陳子善為首的中國張學研究社群，是以「對純真友情的依戀」的含蓄語言帶過，或是似乎勉強為難地為其辯護「三十年代不是丁玲、郁達夫、巴金等作家都不同程度的寫過同性戀嗎？」（陳子善，2004: 177-181）大有「不足為奇」

之意。前者稱其為浪漫的「同性愛」，後者則顯然較為含蓄地稱為「同性友誼」。若此間詮釋語言不同，可解讀為中國、台灣兩地張學研究社群的對張愛玲文本的接收差異，我要進一步地詢問：這是什麼樣的差異，進而探詢差異背後脈絡，試圖使張愛玲同性愛文本詮釋背後的含蓄政治力道現形。

回顧張學研究，馬來西亞籍學者林幸謙以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對張愛玲文本重新進行政治閱讀，讀出中國宗法制度下女性的壓抑書寫，以及國族論述下的逆反（2000）。但在性相研究上，僅有台灣學者張小虹於一九九七年酷兒研究在台灣鼎盛之時，思考過「如何從同性戀的角度閱讀張愛玲」。張小虹以描寫兩個已婚婦人間長年情感的〈相見歡〉、張愛玲少作〈不幸的她〉來「牽成」（bring out）張愛玲，擬仿美國酷兒研究理論家賽菊克叩問學院異性戀中心的方式，以《衣櫃認識論》理論駁斥文本閱讀中的恐同，再以「女性同性社交網絡」（female homosocial networks）模糊女性情誼與女同志認同的界線，駁斥中國自三〇年代以來「情境式女同性戀」界說（2000: 13-18）。儘管張小虹嘗試牽成張愛玲文本中的酷兒主體與文本，其論述仍受限於文本證據。今日，由於帶有自傳性色彩的張愛玲遺作出版，加以多樣張愛玲文化商品的流通——如二〇〇〇年《金鎖記》、《她從海上來》、《半生緣》等改編電視劇相繼在中國、台灣等地播放，《半生緣》改編為舞台劇在中港台上演——使得中港台三地張愛玲熱再度發燒，並帶動窺探張愛玲本人兩段異性戀情的文化消費，學院中的張學研究學者也紛紛以看似客觀考據探究姿態，為之眉批註釋。做為台灣同志研究者，我將接續張小虹的酷兒閱讀，牽成《同》中的情慾觸動與熱烈友誼，以此回應廣大異性戀張學研究社群的。我把《同》讀成一個飽受內心煎熬的婆（趙珏）的人生過往回憶，是再現的現代中國知識女青年形象；將《同》中主角趙珏與恩娟讀為婆，兩人分別愛戀的赫素容與芷琪讀為 T 以帶出（bring out）文本中慾望流動的女同性戀關係。以下，我將析論《同》文本再現了五四知識女青年婆的抵抗與順從，當主角趙珏意識到自己對於 T 的慾望時，她如何面對環境形塑及其自身內化的雙重同性戀恐懼症。

參差對照下的後五四教會寄宿中學性啓蒙與同性愛禁忌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重新回溯《同》文本再現的三〇年代性別時空，我稱之為「後五

四」。五四之際藉由性學理論建立的二元性別體系、西學引入結合中國傳統聖王階序，以曲折迂迴的含蓄力道展現的同性戀禁忌。五四之際對同性愛的賤斥可參看桑梓蘭所論，她強調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脫除了同性社交與同性慾望實踐傳統，加以透過日本翻譯引介的歐洲性學理論，自然化、高舉了異性戀的浪漫自由戀愛，在此同時卻是貶抑同性愛——無論是中國男風傳統或是被西方病理化的同性戀（2003: 12-20）。桑梓蘭認為五四之際藉由性學理論建立的二元性別體系，引發了中國男性知識份子對於女性地位提升的焦慮，這其實應和了劉人鵬所言，晚清男女平等仍籠罩在中國傳統聖王階序中：聖王階序與政治社會關係相對應，已然是異性戀的、有君／臣、君子／小人、父／子、男／女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範疇，前者為預設的道德優位者，後者必然附屬其下。在聖王階序下談男女平等，其實著重的不是平等，而是「進步—落後」的階序價值：

晚清以來富國強種議題下的『男女平等』承襲了階序格局裡知識份子聖王說話主體，必須以一種由上到下的勢力，建立新的兩性或性別關係。力圖擺脫的議題則是被認為綱常或封建體系的夫為妻綱、一夫多妻、婦女守節、婢妾制、低階層的娼女、婦女纏足、婦女不學等等，這些不合當時現代「西方」形象的「落後」狀態。平等或不平等的問題，其實被涵蓋到「進步—落後」的階序價值下。而「進步—落後」則是帝國/國族主義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生產出來的一連串不平衡的二元價值階序之一，如「泰西—中國」、「強—弱」、「現代—古老」（2000: 71-72）。

《同》文本再現了五四性別二元確立與自由戀愛風氣，西方現代思維撞擊著中國傳統男女授受不親分際，內裏仍包裹在中國噤聲的家族性事底下。小說中趙珏身處上海教會寄宿中學接受西式教育，閱讀人稱性學博士張競生所撰《性史》（1926），宿舍牆上張貼僅著泳裝的好萊塢次級明星海報——知識女青年透過書籍、好萊塢電影、流星歌曲獲得早熟的性啓蒙。同時，敘事體也含蓄鋪陳了中國的一夫多妻文化脈絡：恩娟父親另有家庭、儀貞因父親再娶、全家同樓早知性為何事（11-13）。後五四知識女青年在「現代」未明、「前現代」殘存的時空下耳聰目明習得「性」，卻只能含蓄言及。此為「異性」之性，下論「同性」之性。後五四的同性愛禁忌受到兩股勢力交纏作用：西方性學理論與中國固有的異性戀聖王道德階序，我以此詮

釋《同》小說中再現的知識女青年（趙珏與好友恩娟）既親密又彼此嫉妒的複雜友誼：表面上趙珏有著受過西式教育的現代思想、信仰自由戀愛，並且暗自嘲諷恩娟與其異性戀丈夫從未真正戀愛，藉此展現自己優於恩娟；這更加暴露了趙珏等一代知識女青年對於女人三從四德、忠於異性戀婚配等固有聖王階序的熟習。身處前現代文化傳統與現代新社會之中，此間兩股勢力交纏作用在中學時期的趙珏身上，迫使她隱藏了自己對女同學赫素容的強烈慾望並且自我否認（disavow）。如此對同性情慾的自我否認其實是一種內化的含蓄力道，丁乃非與劉人鵬反駁周華山所論「中國傳統文化對同性性事只是默言寬容」時曾言：

含蓄力道施展的是「非公開暴力型」的恐同，只要讓不可說的留在陰暗的影子底下，如此一來含蓄的階序秩序就可永保（2005: 19-20）。

《同》文敘事體從未明白指出同性愛禁忌或同性戀恐懼，但含蓄的敘事則再現了上海三〇年代末如五四啓蒙運動宣稱的自由，恐同氛圍在小說中宛若幽魂、如影隨形：趙珏逃婚之際與好友恩娟相約墓園，當時趙珏剪了近乎男式的短髮、逃亡匆促穿上舅舅的西裝褲，卻受到墓園看守人的驅趕；敘事體以後見之明釋之：「趙珏再也想不到是因為她不三不四、不男不女的，使他疑心是磨鏡黨。」（25），「磨鏡黨」，正是上海三〇年代對女同性戀的穢稱（24-25）（「磨鏡黨」一詞亦足見時人對女性同性性愛想像之貧乏）。敘事體看似不經意地展現了輿論對於女同性戀的貶抑，進一步顯示敘事者對於同性戀的複雜心理：「同性戀恐懼」未曾在小說中語說分明，卻已瀰漫全文。學校作為知識女青年集結的重要場域，校方對同性愛的管控採兩手策略，一方面允許如「拖朋友」、「送畢業禮物」等激烈的同性友誼，同時也訂定了「不可進入別人房間」（14）的規定，未明原因為何。參考前文所提《性史》已述及女子間的同性性行為，略可推知：不可進入別人房間的校規，是用來防止兩個女孩同睡一張床、發生性行為。儘管校規陳述得曲折含蓄，聖王的道德階序早已內蘊人心，學校當局毋需說出禁止同性間的性愛。同性性愛在中學環境中既不被說出來，便也不會（不得被承認它確實）存在。高壓噤聲下，只有純粹精神的浪漫愛可以被允許，因為浪漫愛可以被理解為友誼，一如《同》文本所再現。越過女孩間浪漫友誼界線的情慾觸動則是不可告人，也不可告己的。當趙珏收到赫素容熱情洋溢的信但無法回應，她自述：

她覺得拿她當傻子，連信都沒回，也沒告訴人，對恩娟都沒提起（同：23）。

正是意識到自己對赫素容的慾望，使得趙珏內在的同性戀恐懼症第一次發作，也是她對自己的第一次出櫃³。在同性戀禁忌的壓力下，她只能將自己內心對赫素容的慾望轉移在赫的個人物件上，秘密地觸摸它們，如：赫晾在走廊上的咖啡色絨線衫。這反映了雙向的同性戀恐懼，內在與外在的，她既懼怕她自身的同性慾望，更深知一旦曝光將被懲罰。儘管如此，她過於強烈的同性性慾望無法壓抑，敘事體展露趙珏期盼與赫素容肌膚之親，即便是間接的：

還有一次她剛巧瞥見赫素容上廁所。…她認了認是哪扇門，自去外間盥洗室洗手，等赫素容在她背後走了出去，再到廁所去找剛才那一間。…平時總需要先檢查一下，抽水馬桶座板是否潮濕，這次就坐下，微溫的舊木果然乾燥。被發覺的恐懼使她緊張過度，竟一片空白，絲毫不覺得這間接的肌膚之親的溫馨（同：19-20）。

回到張學脈絡中，如此含蓄卻露骨的敘事手法正是張愛玲自述的「參差對照」，梅家玲在分析《傾城之戀》時將之詮釋為一種「相互輝映、蘊藉涵融」：

「參差對照」並非極端對比。亦不在營造強烈的刺激性，而是意圖在如「桃紅配蔥綠」般之錯落不齊的對照中，自然流露更深長的回味——大紅與大綠是極端的對比。而桃紅之於大紅、蔥綠之於大綠，則是互相有疊合與歧出的「參差」。以之再行「對照」，既能相互輝映，又不失蘊藉涵融。

梅家玲將張愛玲敘事特色放在美學風格下討論，以標舉美學迴避了當中高度的文化政治力，亦即「含蓄」，自然也無法說出邊緣女性迫於婚姻的無奈。在恐同敘事中的參差對照則是以「磨鏡黨」對照出恐同，以「不可同房」對照出「禁令」，以「用同一個抽水馬桶蓋」對照出「同性慾望」。標舉美學的張學研究者前仆後繼，主流張學學者如陳子善以相當含蓄的修飾，來為廣受推崇的“異性戀”女作家美言，以「三四十年代教會女生性心理的露骨展示」一筆帶過對於張愛玲描寫直接明顯的同性情慾，又極力將這樣的「性心理」與個人經驗分隔，強調這是張愛玲在「文學題材」上的擴展嘗試（2004b: 7）。陳子善的詮釋與閱讀，正是異性戀文化政治介入的兩套方式：默言寬容與標舉美學以迴避處理女同性愛與情慾再現。

³ 「出櫃」一詞雖翻譯自西方同志認同語境，在此借以詮釋文本，非以今論古，而是相對同性慾望之深藏。

以情易色與一對一想像的 T 婆女同性愛再現

桑梓蘭在試圖描繪現代中國女同性愛形構時，推崇由相同社會性別（same gender）組成的女同性愛（女人愛女人），將郁達夫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1932）中相當男人味的李文卿讀成一個性倒錯者、第三性的女人，並且質疑郁達夫是受當時流行的西方性學影響貶抑女同性愛（2003: 153-154）。不同於桑梓蘭對郁達夫的批評，馬嘉蘭認為現代華文女同性戀是以「同性愛」作為召喚——而非歐美認同政治的“lesbian”——當中自成分流機制，兩者分庭抗禮：逾越性別的女人的女同性愛（T 婆），與符合社會性別的女人組成的理想化同性愛。《她是一個弱女子》則清楚地再現了 T 婆女同性愛文化（Fran, 2005b）。她指出小說中浪漫愛友人鄭秀岳與馮世芳的純潔、去性，是透過與李文卿的體臭、陽剛等污名對比來呈現，恰恰是透過「污名」才使得性與慾望得以被再現。我將承接馬嘉蘭對 T 婆、污名與慾望的分析，來閱讀《同》中女女慾望探戈。

小說中赫素容是女子中學裡的明星人物，首次登場即是一長串外貌、姿態的描述。敘事體對其人描述由遠至近，從神情到面容、說話姿態與衣物細節；張愛玲筆下的赫素容女身男相、英姿煥發，令個個讀者都看得分明：

校中有個籃球健將也會演講，比外間請來的還更好，是旗人，名叫赫素容，比趙珏高兩班，一口京片子字正腔圓，不在話下，難得的是態度自然，不打手勢而悲憤有力，靠邊站在大禮堂舞臺上，沒有桌子，也沒有演講稿，斜斜的站著，半低著頭，脖子往前探著點，只有一隻手臂稍微往後掣著點流露出一絲緊張，幾乎是一種陰沉威嚇的姿勢。圓嘟嘟的蒼白的腮頰，圓圓的吊梢眼，短髮齊耳，在額上斜掠過，有點男孩子氣，身材相當高，咖啡色絨線衫敞著襟，露出沉甸甸墜著的乳房的線條（同：17）。

趙珏藉女子教會中學畢業贈禮慣例表達同性愛慕之情，赫素容的回應主動、直接、熾熱：她主動打電話、親至趙家相見、情書滿溢熱情（她稱她單名珏）。略諳紙上性事的趙珏對自己的同性慾望清楚分明，但害羞又猶豫退卻，只能默默地在紙上寫著赫素容的名字、遠遠看她，又渴望與赫的身體接觸。對外在道德禁令、內在自我慾望的過於明瞭，徒令趙珏生性周詳、

倍受煎熬。反觀赫素容不假掩飾一絲熱情，激起趙珏一池春水，也迫使趙珏逼向內心的禁忌界線。這樣過度的坦露，觸碰到後五四時代知識女青年間相互愛慕的底線，當趙珏讀到赫素容信中提起篝火晚會，這份感情便因為同性戀恐懼訝然終止。「篝火晚會」是引發趙珏不再與赫素容聯絡的原因，趙珏將赫素容的愛慕邀請，解釋成灌輸左派信仰的政治宣傳（22-23）。故事情節在此未多交代，及至敘事體走筆美國六〇年代，趙珏迷路巧遇反戰風潮中的野合大會，旋即聯想起赫素容的信件與篝火晚會，才“真正”透露了篝火晚會的意涵：浪漫與性（42-45）（又是一次參差對照）。赫素容坦露赤裸的同性情意與篝火晚會的性意涵，引發趙珏的同性戀恐懼症，她無來由地將赫素容邀請她到篝火晚會解釋成左派吸收成員，以此為藉口中斷浪漫通信，從此與赫不相往來。

吸引她的篝火晚會不是浪漫氣氛，火光熊熊中是左派的討論與宣傳（同：22）。

多年前收到赫素容的信，一度憧憬篝火晚會，到在天涯海角碰上了，可真不是滋味。…趙珏也就明白了，他們是去集體野合的（同：44）。

多年後，趙珏暗指恩娟念念不忘中學時期的同性愛人，意指自己已然忘卻舊情。但當趙珏想起赫素容邀請她去篝火晚會，再次發覺自己對浪漫愛與同性性愛的憧憬，依然不是滋味。在公園重遇赫素容的場景後，為了嘲諷已為人婦、為人母的赫素容，她斷言自己對赫的情感是「與男子戀愛過了才沖洗得乾乾淨淨，一點痕跡都不留。」（59）。如此強烈的自我否認（disavowal），除前所論趙珏決意與恩娟一爭高下的羨妒心態作祟，更透露趙珏羈擾於內在翻覆的多重恥辱：既曾甘冒同性戀禁忌風險愛上赫素容、又未曾遺忘、再相見時，曾經熱烈追求自己的人卻已為人妻、為人母，她的身與她的性均已屬於他人，引發趙珏激烈的妒恨，立刻以「漠然」斷然宣稱自己對赫毫無半分留戀。此間敘事多次翻轉，敘事體實寫恩娟舊情難忘，虛寫卻筆筆指向趙珏。敘事體曾在趙珏竊自觸摸了赫素容的咖啡色絨線衫之後，暗示趙珏與赫在書中被稱為「友誼」的關係是真愛：

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她想。那些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為自己著想，或是為了家庭社會傳宗接代，那不是愛情（同：19）。

在此，「同性愛」被置放在婚姻體制蹺蹺板的另一端，另一端擺上的是：時勢所趨、利益、傳宗接代……等慣常異性戀婚配緣由，因其無（可）有目的，反而成為雋永不止的浪漫愛想像，

所謂「真愛」。對此，周芬伶的詮釋觀點為：張愛玲描寫的同性愛是浪漫愛，認為《同》本文再現的同性愛著重精神層面、是形而上、去性的，因無目的性，所以顯得純真雋永，遠勝婚姻體制下的異性愛，以此反諷婚姻體制（2005:71）。作為同志研究者對此詮釋卻有難以承受之重，因為浪漫愛所強調的去性內涵，又將繞回中國三〇年代以來，受 Eills 等十九世紀西方性醫學理論家影響形塑的「情境式女同性戀」辯說。我認為《同》文本中一對一想像的 T 婆女同性愛再現，是挪用了才子佳人小說傳統，以致「以情易色」，以下詳論。

美國漢學家馬克夢近日論及「中國瀕臨現代的性相結構」，指其籠罩在一夫多妻文化霸權下，雖非多數，卻具有支配性，並殘留於現代華文文化想像之中。馬克夢對清代人情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進行系統性研究後發現：一夫多妻色情小說透過一家之主宰制、分配多女的權力描寫，再現了色情與慾望；相對於具支配性的一夫多妻色情小說，一夫不多於二妻或一夫一妻的才子佳人小說，是一夫多妻小說的變形，代表了家的和諧、美滿。才子佳人小說中一對一、平等、浪漫愛的關係，可視為對一夫多妻文化霸權的抵抗，其代價是「以情易色」，亦即去性的：

與紈褲子弟和娼妓相比，才子佳人是高度美化的人物形象，他們有才有貌，男不納妾，他們不靠父母的錢財或包辦喜結良緣。這種才子只鐘情於一個女人，依靠她的幫助從父母和一夫多妻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極端對立的形象是：玩弄女性的浪蕩子或禁欲的吝嗇鬼，淫蕩的潑婦與烈女節婦；處於二者之間的是才子佳人他們男女氣質相稱，品貌交映，他們通過互贈詩詞切磋詩藝，而不是婚前偷情，這些互補互映使他們成為完美的一對，組成清代小說中唯一的一夫一妻的家庭（2001：15）

《同》文本中敘事體同時操作了一夫多妻敘事與一對一的才子佳人敘事變形：前者為異性婚緣，後者為同性情愛。故事中三個華裔男性高麗浪人崔相逸、對學生來者不拒的萱望、假託介紹工作趁機佔便宜的司徒華，各自展演了一夫多妻舞台上男人的不同面貌。這些未帶譏諷的平鋪直敘卻重重地反諷了以現代為名的華人婚姻體制，直陳體制對女人無留餘地的剝削。抗拒交換利益婚配與爭取戀愛自由的知識女青年趙珏遭受左右夾擊，心頭縱有百般苦怨，亦是難言；恐是無處伸冤亦逃不出生為女人的宿命，再次發現萱望與女學生間的性事，只能落

筆一句：

人是天生多妻主義的，人也是天生一夫一妻的。即使她受得了，也什麼都變了，與前不同了（同：46）。

反之，一夫一妻的組合想像在《同》文本有：恩娟與猶太人汙的西方婚姻、趙珏與赫素容的同性愛。西方婚姻在此外於中國一夫多妻文化想像，成為敘事體譏諷的一門生意。同性愛則變形為才子佳人配對。如前所論，張愛玲筆下的赫素容女身男相、文武雙全，猶如才子，同為後五四知識女青年的兩人浪漫通信、互訴衷情，宛若才子佳人，其情也委婉曲折。正是赫素容作為一個生理女人、同性婚姻不可能的事實，使赫素容作實了「才子佳人」類型小說中文弱才子形象——居於宗法家族婚姻體制的劣勢、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儒生。如此敘事結構上的偶然同時也是必然，對號入座了馬克夢論才子佳人小說在一夫多妻文化霸權下中的「自由化傾向」：自由戀愛、一夫一妻，在達到愛情理想化的同時，得付出性與情慾做為代價：

純情小說的「自由化傾向」，是指男女情侶不由父母包辦而是自行選擇婚姻伙伴的自由；尤其是女人贏得了更大的選擇權，經常以一男一女的婚姻為結局。然而這種自由的代價卻是愛情的理想化和非色情化。換句話說，男女戀人必須保證婚前絕不放縱自己；最要緊的是女人務必守身。除此以外，不媚世俗的男男女女們還必須千回百轉地排除一系列障礙，才能最終結為伉儷（2001：103）。

飽受煎熬的知識女青年婆敘事體：以食喻色、以色代性、以物傳情、自我鞭笞

接在《同》文本閱讀之後，我將更進一步地討論生動交織《同》文本的敘事體本身。馬來西亞籍張學研究學者林幸謙將張愛玲的書寫模式視為特殊的女性書寫，是放在男／女二元對立的範疇下，強調在五四以降，啟蒙、國族論述高舉的反傳統文化運動中的邊緣女性聲音，與傳統宗法制度壓抑下的反抗：

張愛玲的書寫模式表明這樣的一種事實：女性作家遺棄民族論述，放棄模擬男性話語的書寫，意味著女性書寫自我與自我省思能力的強化。她書寫女性自我的模式，便成為女作家的一種文化表態，以及性別認同上的表現與內省表現。

〔……〕她並不正面從民族主義和革命思潮進入主流文學；相反地，卻從宗法體制內部暴露女性的真實處境：即從壓抑女性的差異處境上直接或間接地達到反傳統、反宗法迫害的訴求（2000: 299-300）。

透過對張愛玲文本的詳細閱讀與分析，林幸謙更直接指出張愛玲文本滿溢了受壓迫女性的精神狀態上的壓抑、自虐與被虐，背後隱含的其實是巨大傷痛：

她的〈創世紀〉、〈花凋〉、〈金鎖記〉、〈封鎖〉、〈連環套〉、〈傾城之戀〉、《半生緣》、《怨女》、《秧歌》等篇，自虐與被虐的力比多溢滿語言符號的所指空間。在她的筆下，女性人物往往隱含著主體喪失後的淒厲色彩，訴說了她們寄於閨閣囹圄中的巨大傷痛：一種不明不白的猥瑣、難堪、自尊喪失殆盡的人生圖示（2000: 308）。

同於林幸謙的分析，《同》敘事體再現了受現代化進程下的三〇年代知識女青年，依然深受中國內前現代聖王道德階序壓制，甚且內外夾擊，更為糾結。《同》文本借用才子佳人敘事傳統，生動再現了中國三〇年代迂回曲折的知識女青年 T／婆同性愛文化。在林幸謙的壓抑女性書寫下更往前推一步，我認為《同》是一個飽受「中國一夫多妻文化霸權」壓抑的「知識女青年婆書寫」，迂迴曲折地以食喻色、以物傳情。借用《同》文本中周芬伶選讀片段舉證，對同性愛的慾望描述除卻共用馬桶坐墊的赤裸展露，多是假託中國傳統以食喻色、以色代性手法，極其委婉。在同性愛戀未曾表白之前，敘事體鋪陳趙珏於校園中如何殷切期盼見到赫素容，期盼之中滿溢情色，由幽處至高潮，一路攀爬，處處託喻比興，字裡行間只見殷紅的天、小銀匙攪動的蓮子甜茶、心頭情緒膨脹至非凡、至裂炸，心中開滿大朵白花，此曲只應天上有，全為意在言外：

不論見到沒有，一擠到廊下，看見穹門外殷紅的天——晚飯吃得早——穹門正對著校園那頭的小禮拜堂，鐘塔的剪影映在天上，趙珏立刻快樂非凡，心漲大得快炸裂了，還在一陣陣的膨脹，擠得胸中透不過氣來，又像心頭有隻小銀匙在攪一盅煮化了的蓮子茶，又甜又濃。出了穹門，頭上的天色淡藍，已經有幾顆金星一閃一閃。夾道的矮樹上，大朵白花開得正香，橢圓形的花瓣，也許就

是白玉蘭，但是她有次聽人說是曼陀羅花——彷彿只有佛經裏有？（同：18）。

與其直接坦露小說主角的濃烈情感，《同》敘事體寧可是幽微的、透過對物件的細節描述，是張愛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的「參差對照」手法，例如透過趙珏觸摸赫的咖啡色絨線衫來透露她的愛慕。在此，後五四知識女青年婆書寫與其生存策略，需等同視之，不可分割而論，迂迴曲折抵抗一夫多妻文化霸權、婚姻體制，並且為此飽受煎熬。知識女青年婆被要求含蓄委婉、順從陰柔與強迫異性戀、接受一夫多妻文化內涵。正因著婆看起來就像一般女人，無時不刻不受到性別順從壓力，借用美國同志理論家朱蒂斯·哈柏斯坦（Judith Halberstam）所言：性別順從施加在所有女孩身上，不只陽剛女孩。更重要的是，哈柏斯坦指出性別順從的壓力使得青春期對女孩來說是一個「充滿壓抑與懲罰的教訓」（1998: 6）。不同於酷少（tomboys）、T 等陽剛女孩在青春期早期便從性別順從中被剔除，以一個婆（同時更是一個女人）的姿態成長，意味著要承受這些壓抑與懲罰。自青春期以來，婆以看似服從社會規範的方式，再生產了許多秘密管道來隱藏她們的同性慾望。如此清楚且自知的慾望，卻只能壓抑為含蓄書寫，萬般恥辱壓抑迴返，反身作用在敘事體的自我鞭笞上。《同》文本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段落，莫過於廣播放送甘迺迪遇刺新聞，敘事體欲以大政治之跌宕撫平趙珏與恩娟多年友誼間的愛恨情仇、不痛不快；寓意若如生命之一瞬，京城煙華均如過眼雲煙，存活之人唯苟活徒勝沙場英雄。此段落已有多位張學學者詳論，又是張愛玲擅以小敘事對抗大敘事的對照手法，如林幸謙所言。但《同》敘事體並非停筆於此，又進一步翻轉至時代週刊上刊登恩娟照片，以雲泥之感再次對自己當頭一棒，足見敘事體無法自欺的分外清醒、迂迴曲折、反覆翻轉，不斷自我鞭笞之苦：

『甘迺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隻粗糙的手的撫慰，有點隔靴搔癢，覺都不覺得。但還是到心裏去，因為是真話。但是後來有一次，她在時代週刊上看見恩娟在總統的遊艇赤杉號上的照片，〔……〕，那雲泥之感還是當頭一棒，夠她受的（同：59-60）。

馬嘉蘭在二〇〇五年於中央大學以「中文大眾文化中的女同性戀想像」為題演講時，論女子校園羅曼史：婆敘事往往是透過「回憶的形式」（memorial mode）敘寫，其同性戀情一去不回、只存於記憶裡，敘事體以不斷回望的眼光永不休止的懷舊。同時，懷舊手法也保護了

敘事者稍免於當下立即的同性戀禁忌壓迫：

在《麗石的日記》中，在兩個女人之間的「情」（也可以被轉譯為「愛」）永遠都是已經逝去的，往後墜入記憶的深淵。在敘事中最強烈的當下往往是透過懷舊來展現，女人間的愛僅能以回憶做為主體。

《同》敘事體在《同》文本中進行的「回憶的形式」，更為迂迴、反覆顛倒翻轉。猶如多年後，過往場景（篝火晚會）臨迫眼前，才逼使趙珏憶起過往被禁止的愛，埋藏的回憶猝然湧來，使她無所逃匿。這正是知識女青年婆扭曲變形又自我否認的記憶結構：時間長流緩緩而逝，她卻只能深埋熱烈的同性情愛，並且從未忘記。飽受煎熬的知識女青年婆極其忍受，無論痛苦多劇烈依然緊閉雙唇。《同》敘事體反覆強調的都是「不能言說」與「秘密」、「轉移到物件上的情感」，而非「慾望」本身。知識女青年趙珏的唇舌亦重述著這樣的不可告人，「連信都沒回，也沒告訴人，對恩娟都沒提起。」（同：23）。飽受煎熬的婆敘事體對於體制壓力極其敏感，並且深知坦露得要付出何等代價被聖王階序懲罰。敘事體內化了聖王階序的含蓄力道，以參差對照反身還擊，再現三〇年代的恐同氛圍；強烈自我否認，唯有在反話中流露趙珏對赫素容忘不了的愛。她極力在沈默中求生存，默默承受著無人知曉的苦痛折磨。

以後觀之，猶之視今。台灣當代女同志社會學者張娟芬於其力作《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中曾言：「每個人的心裡都有祕密。最好的事情是和藹可親。」

參考書目

- 田志凌，2004。〈張愛玲遺作曝光之四大疑點〉網頁。中國：南方都市報。上網日期：2004年2月24日。
- 林幸謙，2003。《荒野中的女體—張愛玲女性主義批評 I》。廣西：廣西師範大學。
- 林幸謙，2000。《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台北：麥田。
- 周芬伶，2005。〈芳香的密教—張愛玲與女同書寫〉。《印刻文學生活誌》1.9/21（2005年5月）：66-72。
- 馬克夢，2001。王維東、楊彩霞譯。《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北京：人民文學。
- 梅家玲，1999。〈烽火佳人的出走與回歸——《傾城之戀》中參差對照的蒼涼美學〉。收於《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楊澤編。台北：麥田。
- 張愛玲，2004。《同學少年都不賤》。台北：皇冠。
- 張小虹，1999。〈戀物張愛玲——性、商品與殖民迷魅〉。收於《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楊澤編。台北：麥田。
- 張小虹，2000。〈女女相見歡：歪讀張愛玲的幾種方法〉。1995。中外文學 303。《怪胎家庭羅曼史》。台北：時報。2000：3-26（31-47）。
- 陳子善，2004a。〈從《小團圓》到《同學少年都不賤》〉。《說不盡的張愛玲》。上海：上海三聯。
- 陳子善，2004b。〈序〉。收於《同學少年都不賤》。天津：天津人民。
- 劉人鵬，2000。《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
- Elaine, Scarry, 1985.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berstam, Judith,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Jen-peng Liu and Naifei Ding, 2005.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6 Number 1, 2005, pp. 30-55

Martin, Fran, 2005a. *Backward Glances: Chinese Popular Cultures and the Lesbian Imagina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iwan. 20050318.

Martin, Fran, 2005b. *Tomboy melodrama and schoolgirl romance: A mass-cultural queer love story*. National Chiaoto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20050420.

McMahon, Keith, 2006. *The structure of sexuality in China on the verge of modernit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iwan. 20060530.

Sang, Tze-lan D, 2003.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Press.